

伤心太平洋

原创 轩轩 辰界时

2020-05-02
01:25

四月终于过去了，本学期也进行了将近一半。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预习，每天掐着截止日期的作业，考试周无上限叠加的论文。面对朋友的亲切问候“xx作业写完了吗”永远回答“正在写下一个”，很难不让人想起兵荒马乱的中学时代。

因为六年在同一个学校，对各季度的重大事件都了然于胸，捱日子的计量单位通常是时间。运动会和月考把整块学期切割得井井有条，不是考完试和朋友出去玩就是在盘算下次考完试和谁去哪里玩。若是碰上社团活动、演讲比赛、年级大合唱，上学的脚步简直要飞起来。

大学开始用地点替换时间。大范围分为家乡和异乡，小范围周中在学校，周末抉择江北、渝中、南岸还是永川。虽然心知肚明走到哪里都不如在自家躺猪舒坦。

刚进大学我以为去到“其他地方”会拥有和在重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体验。世事难料，每天必须说服自己一百遍“既来之则安之”才能心平气和地打开窗帘迎接新的一天。逛不完的体验店，声色犬马的梨泰院，呵呵。

我绝对不是一个上进主义者，讲这么多学业上的创伤完全是巨婴心态，并且诚心期待有好人大发慈悲帮我分担作业。高中我和小黑经常用“焦躁”形容我们的生活，焦躁来源于如何不经意地约喜欢的男生去看《你的名字》、疑似情敌的女生靠什么方法减肥成功、周练没交考卷怎么蒙混过关，诸如此类。现在的生活我只能用“没滋没味”来形容，偶尔找到一些通往旧日回忆的线索，心跳猛然快半拍，随后一路下跌比泄了气的皮球还干瘪。为什么大张旗鼓的往事如今只剩下抠抠索索的残骸，为什么无法从现在的生活里汲取到一丝神采飞扬的力量。到底是认清了生活本质还是我本人不行，这个问题就像袖筒里的蛇，难以忍受并难以排遣。

但这并不是“焦虑”，我对任何事情严肃思考半小时以上都会得出“活着没意思”和“死了算了”两种殊途同归的结论。我单纯在炭烤青春，为一些有的没的发一些牢骚，讲一些废话，听非主流音乐看日本文学，心甘情愿躺在鄙视链底端，侧面证明近几年在身份认同这件事上大获成功，不再徘徊。

越来越坚信现代生活就是讲究人设，必须同时满足两点，打心底里对人设满意，圆满完成人设刚需。小学想成为老师的好帮手同学的好伙伴，结果因为暴力倾向南辕北辙（后来暴力倾向莫名消失）。初中目标是听独立摇滚常驻小众网页的cool kid，闺蜜是和高年级团伙老大谈恋爱的可爱女人，我们俩走一起就是整栋楼最拿范儿。可惜大部分同学都停留在把叛逆当傻逼的阶段，也被班主任拎着作文本点名批评过（但后来我发现这几乎成了所有文艺青年的必备养成桥段，也就释然）。高中开始成为分不清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的白痴，我绝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现在也无从知晓到底为什么会放任自己到因为“澳大利亚在南半球”而倍感震惊继而被同桌白眼的程度。有很多人认为“蠢萌”如我不“萌”只“蠢”，但那时候确实有人买账，我也确实乐此不疲。

大学伊始，意识到如果身后没有靠山，不给自己加任何人设就是最好的人设，换言之做一个透明人。直到现在我都完成得很顺利，透明的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没有交到任何一个朋友。

远离了规律的教学安排，对生活的叛逆开始偃旗息鼓，没滋没味到学习竟然成了最朋克的选择，是一场几乎不被人发现的自我摧残，每一天都在朝着崩溃的临界点努力迈进着。很难讲我不享受这种过程。我喜欢聊以前的事情，并不代表我想回到以前的生活。回到早上十点僵尸出行一样的课间操，回到堆满八婆和流言碎语的教室角落，回到一边掉眼泪一边写圆锥曲线的凌晨两点。我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望而生畏，即使闯关无数，即使预想到种种可能，即使尊严尽失跪地投降，它依然会出其不意地在我脸上踩两脚。这种毫不留情遇强则强的家伙，我只能大喊一声假装永不妥协，然后跳进被子里闷头大哭。

快乐越来越少，只是因为离开了那些给我勇气和底气去快乐的人。痛苦总是有的，失败总是有的，想回到每一个甜蜜瞬间的绝望也是有的。十五六岁有多想做一个写不出数学题在男生面前撒娇的傻白甜，现在就有多想独自面对坎坷和乌云密布的时刻。

五月，河水翻滚，刺槐开花，学校小卖部最抢手的是维他柠檬茶。这些都不再和我有任何关联。

只有想到这里，我才终于感到真切的心碎和解脱。

